

第10章

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男性氣質的實踐

本研究中，男性性工作者的性產業同伴，指其他男性性工作者。他們既是同行，又是同齡群體。相對於其他職業者，他們具有共同性。而他們彼此之間，又有很大的差異性。這使得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成為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一個很好的對比。

10.1 男公關聊天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在FH夜總會，每天晚上六點上班，到九點前後最早的客人來到，這段時間男公關們除了由經理組織開會，說些紀律之類，餘下的時間便是吃飯和聊天。聊天時間是我獲得資訊的最好時機。如果不對聊天內容進行干預（主動提問參與），男公關聊的內容通常會集中在下面四個方面：

1. 貶損女客人，圍繞著某個女客人的身體進行貶損；
2. 誇耀自己的某個女客人，同樣是圍繞著她的身體進行；
3. 炫耀自己賺的錢多；
4. 交流扣客人的經驗，以及提高性能力的技巧。

即使先不看這些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們也能夠清楚地看到男公關在其中集體實踐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此時，並不是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在影響，而是性產業同伴情境「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影響，同時，還有一定同齡夥伴情境中「陽剛之氣」

符號的影響。這兩套符號總體而言均鼓勵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雖然同樣會因為更多具體因素的介入而呈現多樣化。性產業同伴情境與同齡夥伴情境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同齡夥伴情境中的同伴可能是什麼職業都有，而且可能是因為私人感情結合在一起的，性產業同伴情境中的同伴是因為同一個職業的關係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同一個夜場中，還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說同齡夥伴情境中的符號是以合作、友情為核心的，那麼性產業同伴情境符號便增加了競爭、性這樣的字眼。

男公關們此時的聊天，幾乎都是和他們的女客人有關，是一群男人在合作、競爭、性的話語中聊女人，通過談話來顯示自己陽剛的一面，進行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男性在一起集體談性，集體談論女人，這本身就符合性角色理論關於男人的性的描述。

康奈爾在對男性氣質的分析中提出了「集體維度」這一概念（康奈爾，2003: 148），強調群體是男性氣質的載體，以及環境的重要性。「性別主要形成於和環境鬥爭的能動過程，以及在該環境中建構的生活方式」（康奈爾，2003: 158）。而男公關「聊天」這一情境，便是非常典型的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過程。

貶損女客人的聊天會說某個女客人如何醜、「短」（矮）、胖，如有的男公關會評論說某個女客人的乳房像面口袋，陰道像下水道之類，或者說某個女客人的陰道如何地鬆，「趕一頭牛進去都行」。還會有男公關模仿女人的叫床聲。

在貶損女客人的符號中，充斥著凌辱、汗損的辭彙，而且全部是關於女性與性有關的身體器官的，在對女性與性有關的身體器官（陰道、乳房等）的談話中，將女性身體化、器官化、非人格化。於是，男公關呈現出一種高高在上的、俯視的姿態，像評委在給物品打分。富哥有句話講的非常精彩：「大家聊天時是沒有把那個女的當作客人，而我在做愛時是沒有把她當作女人。」

男公關在描述女客人身體時使用的語言越具體、下流，實踐出來的男性氣質便也越接近剛性／支配趨勢。這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貶損女人獲得居高臨下的感覺；其次，貶損女人所使用的髒話，符合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陽剛、粗獷的要求。

在誇獎女客人的時候，仍然是關於她們身體的，皮膚如何白嫩，相貌如何出眾，如何年輕，叫床的聲音如何好聽，做愛如何爽等等。需要說明的是，在FH社區考察的兩個月間，我自己從未看到符合這些標準的女客人。當然，我無法看到所有的客人，但有許多次我確實看到了與男公關一同出去的客人，而隔天當這男公關誇獎那客人的美貌與身材時，我驚愕地以為他是在談論另外一個人。他並非談論另外一個人，而只是通過美化客人來抬升自己。

還有的男公關會誇某個客人「會玩兒」、「叫的好聽」、「一個晚上讓我射好幾次」，在這樣講述的過程中，自己似乎成了性交易中的獲益者。

正是在客人被美化的過程中，出售性服務的活動被描述成了一次成功的獵豔，至少是一夜情。女客人的「出色」之處，使得男公關的工作性質發生了變化，原本是提供服務的人，此時變成了享受的人，是自己從中獲得快樂，而不需要付出什麼了。「被女人玩」的處境因為這個女人「出色」，便成了「玩女人」。

進而，得到這樣好的女人（似乎已經不是客人了），成為男公關獲得成功感的一種標誌，甚至可以在同行中進行攀比：「為什麼我能夠得到，你沒有得到？」或者「為什麼這樣好的女人找我，而不找你？」於是，在誇獎女客人的過程中，男公關實際上在兩個層面上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一個層面是和客人間的，主要是針對女人而言，男公關自己獲得了，占有了，或更乾脆地說「占便宜了」；另一個層面是在男性同伴間的，通

過顯示自己得到的「獵物」比其他同伴得到的出色，來顯示自己更高一級，從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兩個層面，都可以歸到一個層面，即：「我是成功者」。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時兩位資訊提供者會為了誰的客人更漂亮而爭得面紅耳赤，這種爭論的背後並非審美觀的差異，而是一場針對魅力與成功的角逐。客人更「出色」的男公關會被認為（主要是自我認為）實踐了更具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

其他男公關為什麼會參與到兩個男公關對彼此客人相貌與身材的爭論中呢？因為在這樣的一場爭論中，雖然並不涉及自己的客人，但是，每個男公關都會從對別人客人的爭論中，找到自己的主體位置，這有兩層涵義，首先，誇獎其他男公關的某位客人，會同時聯想到自己有過的具有相同特點的客人，因此，力挺他人也就是力挺自己，「扣過」同樣女客人的男公關實踐了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自己也在爭論的過程中實踐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二，爭論現場其他男公關可能見過自己的某位客人，力挺與自己的那位客人具有相同特點的其他男公關的客人，也會使自己在其他男公關面前的「成功感」上升，從而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

可見，無論是貶損客人，還是誇獎客人，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而且，一群男人在一起談性，談女人，談「玩女人」，這本身就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談客人，便成了男人間的一次精神會餐，一次關於色慾的狂歡，同時也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的狂歡。

近兩個月的社區考察期間，我只有兩次在這樣的集體狂歡場合聽到有男公關冒出一兩句客人如何不好伺候的話，這樣的談話會伴隨著幾句貶損，然後很快便會扯到其他事上去。因為，在這一情境中，在這樣集體談性的過程中，只能夠允許剛性／支配趨

勢男性氣質實踐存在，而不能夠把別的情境符號引進來。

比如，一天一位男公關以憤恨的口氣冒出這樣一句：「昨天那女的，真她媽變態，使勁兒咬我，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我們看到，這句話的表述中首先含有貶損，如「真她媽變態」，其次含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即「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這句話在當時得到的反應是，另一個男公關說了一句：「女人有幾個不變態的？！」周圍的幾個人哈哈一笑，便開始談女客人如何變態了，但此時談變態，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迴避像被咬這樣使男公關受創傷的變態，而是談女客人如何「騷」的變態，如大聲叫床也被稱為變態，找兩個男公關同時做也是變態等等。

雖然最初引出這個話題的男公關的談話本身，如我們分析已經是在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了（如果不是這樣，他可能根本就不會在那個場合講），但是，這似乎仍然是一個與集體談性的情境存在符號衝突的話題，所以大家並不會在「受傷」這件事情上糾纏。當男公關們在做這樣的話題選擇與話題迴避的時候，他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正在進行的符號選擇。

同樣是被客人咬這件事，事後我和那位男公關有過私下交流，他則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措辭：「客人出錢，當然要聽客人的，有些女人就是得咬才能到高潮，我們找小姐時不是也折騰人家？」在這一表述中，我們看到了將被咬的「合理化」，因為客人出錢，所以「我」自然是要居於從屬地位的，正如「我」出錢找小姐時也是要让小姐居於從屬地位一樣，而那句「有些女人就是得咬才能到高潮」，在合理化的過程中又加入了具有人性色彩的考慮：你得讓人家達到性高潮呀！這一解釋同時還達到另一個目的，即解釋了為什麼「我差點兒就一巴掌把她抽邊上去了」而我又不能真那麼做，因為我這是在「工作」呀。

這種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是因為，在與我單獨談話時，實

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符號已經不再那樣強烈了，而主要是在使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

男公關們聊天的另一重要內容便是炫耀自己賺錢多，這也是典型的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事業有成是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符號之一，炫耀自己賺錢多的背後是「我成功」、「我比你們強」的表述。有意思的是，男公關在這種集體聊天場合通常只強調錢的數目，而沒有人提「為了賺錢做什麼都可以」、「花的都是錢」這類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下常使用的語言。強調錢的數目是強調自己成功與出眾，是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而如果說靠討好客人賺到這麼多錢，就是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了。

男公關吹牛說一位客人給的錢多，意味著同時在說：第一，我的性能力強，讓她爽了；第二，我的魅力大，哄騙她開心了；第三，我能夠賺你們通常賺不到的錢，我是一個更「成功」、更高等級的男人。這三層意義的表達，均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有的時候，還會出現你說你賺的多，我就說我比你賺的更多的攀比現象，而這時攀比的，同樣不只是金錢的多少，而是賺錢多所指向的「成功男性」形象，以及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男公關們不只吹自己賺的多，還會吹某個不在自己現在生活圈內的同行賺的多。FH夜總會的男公關中間流傳著多個著名前男公關的傳說，說他們汽車、房子、公司都賺到手了，現在是老闊了。這樣聊別人的過程，也是彼此加油打氣的過程。

交流「扣」客人的技巧也是公關聊天時的重要內容，也包括「扣」到客人後在床上的性技巧。比如飛飛便曾講過開房後如何挑逗客人：「不能急，要弄到火候，要由淺入深。先吻嘴，再吻臉、耳垂、身體裏裏」此時對性技巧的談論是將女客人作為一個

「獵物」來談，而不是在「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下談。

有男公關繪聲繪色地講如何叫床才更能抓住女客人的芳心，在什麼情況下用什麼樣的聲調和語氣說出「我愛死你了」之類的情話最打動客人，以及如何客人那裏撒嬌，做愛的時候要裝得很興奮、很享受，甚至還要注意眼神：「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裏裏」（大牛語）

這些表面看來都是如何討好客人的談話，在男公關集體聊天的情境中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這種技巧的交流彷彿是一次獵豔前的準備，是男人去捕獲女人、玩女人的經驗交流；交流的過程中大家對女客人嘻笑怒罵，把她們描述成一群「傻瓜」，可以讓男公關們輕易欺騙和俘虜的對象。於是，這些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明顯用來實踐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行為，在性產業同伴情境中集體談性的時候，卻成為男人間交流獵豔經驗的一種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了。

10.2 男公關內部的「階級」差異

Demetriou將支配性男性氣質做二種劃分，有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與內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兩種支配。他認為，在男性氣質上，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優越於女性的社會制度，內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優越於其他男性的社會優勢。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氣質整體的支配趨勢，而內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中菁英階層的男性氣質（Demetriou, 2001: 337-61）。本研究想補充的是，Demetriou所論的男性間的支配，同樣可以在同一社會階級的人群中進行，比如在男公關的內部，便也是有階級性的，有「高等級」男公關，也存在著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幾乎每一位資訊提供者，都有辦法將自己描述成和其他男公

關是不同的。雖然每個人的對「不同」的強調不一樣，但「和別人不同」這一點非常重要。比如有人說自己賺的錢比別人多，有人會說自己是頭牌，有人表示看不起那些刻意打扮、灑香水的同行，有人說自己客人的品味高，有人說自己是被包養的，甚至有人會說自己做這行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喜歡這種生活方式……

阿京說：

我沒有什麼消費，不化妝，白襯衣黑褲子很平常，連頭髮也不做。而真正的仔就不同了，從身邊經過時有一股香水味。你看某某，就是那種典型的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作仔的人。他作公關這行很不成功。

阿京確實不做任何修飾，只有頭髮似乎稍微吹過。但是，很多男公關也不作任何修飾，他對我提到的某某也只是穿了件花襯衫、燙了長髮而已。阿京顯然在通過這一表述，強調自身條件優越於別人。類似的表述，我們在對阿紹生命史的分析中也已經提到。

男性的化妝、灑香水，從男性氣質實踐的角度看，確實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些通常是女性的行為，不符合性角色理論下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模式。Mort在1988年的一項研究中提出，年輕男性的文化開始有了變化，他們開始注意男人的外表了：「年輕人也開始『販賣』他的外表了，這完全打破了傳統男子漢的形象。他們對自己或他人的外表感到興奮，就好像消費者看到一件他們渴望的物品一樣」（Mort, 1987: 194）。這種改變與消費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男公關的從業情境中更具有「販賣」外表的意義。

阿京的另一種提升自己在男公關中階級地位的辦法，是對性交易直接性的否定。他曾對我說，他算是被包養的性質，不是每

次上床之後就付費，而是階段性的。阿京強調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他說這話時的語氣使我感覺他對「現給錢」的方式極為不屑。而事實是，後來的談話中，可知其實許多時候阿京也是接散客的，甚至更多，但他刻意忽略了這些，其用意便是自我提升在男公關中的等級。

飛飛也常強調自己是「被包養」的，但事實是，我們前面也談過，這種所謂的「包養」不過是指常客而已。只是因為「包養」將「男公關」提升到了「二爺」（相對於「二奶」而言）的位置上，顯示了自己的魅力不同尋常，是一種「高等級」。

小毛通過提升自己客人的層次，從而也提升了自己的層次。他更多是通過上網找客人，同時強烈貶損夜場裏的客人，認為自己不適合那樣的場合，從而將自己與夜場的男公關甚至夜場本身區分開來了。

但是，小毛畢竟還是進夜場的，因此單純靠並非固定於夜場這一種方式提升自己還不夠，他又有了第二種方式，即強調欣賞自己的客人是有層次的。小毛說：「如果是讀書多一些的，學問大一些的，更喜歡我。如果是暴發戶，或者男人（老公）有錢的女人，或者自己被男人包養的，就不是特別喜歡我。」「夜場有許多東北來的少爺，比較被客人喜歡。他們外向，糙一些，放得開」。話裏話外對其他男公關的貶損，非常明顯。

阿雲說，他是「頭牌」，「通常是客人的口碑」為他帶來客人，這就是他提升自己的途徑。他說，作為「頭牌」他享有許多「特權」，比如可以拒絕客人。「我也挑客人，很粗俗的我不做」。阿雲這樣說。

但阿雲說自己與其他男公關最大的區別還是：「我把現在這樣當喜歡的一種生活方式來看」，「我很休閒，這個工作讓我可以既滿足性慾也能多掙錢，時間還很自由，我喜歡現在這樣。」他稱其他男公關「是賺錢機器，時間一長自己都很反感」。當阿

雲說自己將性產業從業當作一種「喜歡」的「生活方式」的時候，特別是能夠「滿足性慾」的時候，因為與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及絕大多數男公關的經驗是違背的，便使自己似乎不再是男性性工作者了。

在強調比其他性產業同伴「優越」或「高等級」的時候，男公關實際上是在性產業同伴情境及同齡夥伴情境雙重符號下進行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10.3 男公關間的合作與妥協

男公關間雖然有競爭，但更重要的是合作。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許多男公關是通過向同行學習「技巧」，才得以在此行當中迅速成長的。阿起、小邱、大牛，莫不如此。向同伴學習從業技巧的過程，也是學習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過程，是一種男性氣質的集體實踐。

大牛曾講述和性產業同伴一起逛街時在群體中找到歸屬感（主體位置），從而不再孤獨的感覺，這種感覺便是男性氣質集體實踐的最好例證。

此外，男公關在業餘時間一起喝酒、找小姐，更是集體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表現。幾乎所有的資訊提供者都對我說：「我們賺的多，花的也多，因為總一起出去玩。」男公關在和小姐、一夜情、女友等女性出去玩時，習慣於讓女性付費，而我的經驗是，當只有男性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大家有搶著付費或AA制的習慣，在那爭執的過程中洋溢著對陽剛之氣的炫耀，體現著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我們提到過飛飛兩次與客人喝酒「說漏嘴」的事，兩次都是在場的其他男公關幫他打了圓場。飛飛挺感動地說：「包房 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

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至於陪客人喝酒時，支撐不住了，找別的公關來救駕的情況，在FH夜總會裏也很普遍。

打架是支配性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符號，我的資訊提供者除個別人外（如飛飛），普遍談到過自己進入性產業之前是「愛打架」的，但在性產業同伴之間，這卻變得比較複雜了。我們曾提到，小邱說過在夜場裏「每天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但是，這通常是男公關在自己工作的夜場之外的其他夜場，與非同行或至少不是自己一個夜場裏工作的同行間的打架，而同一個夜場裏的男公關打架的情況，我兩個月的社區考察從未遇到過。這也可以看出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對合作的強調。合作不等於說男公關間沒有衝突，但大家都會努力息事寧人。

在老家經常打架的阿起說，作公關就必須改脾氣了。阿起給我看他頭上的許多處傷疤，都是在老家和別人打架時打的。他說：「作公關後是不能再打架了。裏裏環境變了，不再敢打架了。是來求財的，不是來求氣的。再者，如果我敢打架，在這地方，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只要不欺負到極點，就行了。」阿起也說：「踏入這一行，就不能想那麼多了。能忍時就忍了，如果是在家中的脾氣，早就『退伍』了。」

為什麼「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呢？因為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的符號不能被破壞。道理非常簡單：這個群體裏「藏龍臥虎」，很多人都有打架鬥毆的經歷，甚至像小邱有過黑社會背景，如果聽任通過打架來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則這個行業將無法維持，大家都沒辦法生存。「在競爭中合作」的「競爭」是暗中的，「合作」才是要突顯出來的。這有這樣，大家才能混下去。

阿莊說自己「人緣很好」：

我為人比較仗義，和同伴沒什麼大的爭執，再說我混得很好，一般他們都不會跟我發生爭執，也可以說不敢惹我，因為我打架的時候下手很重。

同伴對我的大陰莖感到很吃驚，別的沒什麼。因為做這一行的，那東西都不小。即使是有什麼諷刺的話，他們也不敢讓我知道。

可見，在夜場裏混，格外需要注意忍讓、謙讓。從這一點看，男公關在性產業從業同伴情境中實踐的剛性／支配性趨勢男性氣質的背後，也呈現一定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特點。

阿京來自東北，我曾和他討論是不是東北人更愛打架，他說：「是，走到哪兒都看到東北人在打架。」為什麼一定要靠打架來解決問題呢，阿京說了一句話：「要夠爺們兒。」「夠爺們兒」就是同齡夥伴情境中對陽剛之氣符號的強調。進入性產業後他也很少打架了，他說這是因為「做這行，不能脾氣那麼爆」，「我們這行，忍字最重要。不僅要忍客人，還要忍同行。因為來了一個客人，選了兩個進去，沒挑中你，你就要忍，還要認真地對客人和同行說：『祝你們玩的開心』。」這便是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在競爭中合作」符號的要求。

但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及性產業同伴情境中對打架的壓抑，會在其他情境中釋放出來。比如前面提到過阿京在夜場外和人打了架，而且在之後接一位常客電話時態度不好，導致那個客人「飛了」，而小付也曾講過喝醉了酒去其他夜場玩的時候「打的頭破血流」的經歷。

本章，我們展示了男性性工作者內部差異對其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高等級」的男性性工作者在同伴間、在和女客人交往時的男性氣質實踐與非「高等級」的同行有所不同。這仍然可以

從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及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男性性工作者之間是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有爭鬥更有妥協，他們在私下聊天時通過或譏諷或誇耀女客人而實現一次陽剛之氣的狂歡，建構著剛性／支配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與同齡夥伴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有所相同，因為彼此的符號有一定的相同之處。